全梁文/卷五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五十九

柳憕 謝綽 庾詠 王琳 王錫 王希聃 張緬 陸璉 沈宏 顏繕 孫挹 劉洽 王仲欣 沈緄 張翻 郭祖深 何僩 何遜 徐緄 王靖

卷五十九

柳憕

憕字文渊，河东解人，齐尚书令左光禄大夫世隆第四子。历给事黄门郎太子中庶子，後为始兴王镇北长史，随府迁镇西长史蜀郡太守。天监十二年卒，赠宁远将军豫州刺史，有集六卷。

赋体

飞辔竦兮不停阴，徂川逝兮无暂舍。白日出兮烁晚辰，春雷奋兮动兰夜。窃匪报於储闱，叨洪恩於良驾。何眇身之多幸，濯微缨於唐化。〈艺文类聚五十六。〉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，惠示敕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渊旨冲邈，理穷几奥。窃以修因趣果，神无两识，由道得灭，佛惟一性。殷人示民有知，孔子祭则神在，或理传妙觉，或义阐生知，而杨墨纷纶，徒然穿凿，凝滞逐往，将掩名教。圣情玄鉴，理证无间。振领持纲，舒张毛目。抑扬三代，汲引同归。实假双祛，朗然无碍。伏奉循环，疑吝俱尽，来告存及，悲抱惟深，柳忄 登顿首白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谢绰

绰，陈郡阳夏人，天监初廷尉卿，终少府卿，有《宋拾遗》十卷，集十一卷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绰和南，辱告。蒙示敕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伏览渊谟，用清魂府，既排短说，实启群疑。窃惟人生最灵，神用不极，上则知来藏往，次乃邻庶入几。以此观之，理无可灭。是以巨儒伸其祀事，大慈照其生缘，内外发明，已足祛滞。况复天诲谆谆，引谕弥博，弘资始於黔黎，导识业於情爽，固令开蒙出障，坐测重玄，异端既绝，正路斯反。论者惭其墨守，范氏悟其膏盲，预在有识，孰不击赞。但弟子徒怀游圣，终懵管窥，顶奉戴跃。永欢荫诱，谢绰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庾咏

咏，仕齐未详，天监累迁太常卿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，惠示至尊答臣下《神灭论》。伏览未周，烟云再廓。窃惟蠕动有知。草木无识，神灭瞽论，欲以有知，同此无识，乃谓种智。亦与形骸俱尽，此实理之可悲。自非德合天地，均大域中，属反流之日，值饮化之几，则二谛之言，无以得被，三世之谈，几乎息矣。圣上愍此四生，方沦六道，研校孔释，其相提证。使穷陆知海，幽都见日。至言与秋阳同朗，群疑与春冰俱释。虽发论弘道，德感冲襟，而预闻训诱，俯欣前业。法师服膺法门，深同此庆，谨当赞味吟诵，始终无　攵，弟子庾咏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王琳

琳字孝璋，琅邪人。举南徐州秀才，尚义兴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累迁中书侍郎员外散骑常侍，终司徒左长史。〈案後梁别有王琳，见卷六十八。〉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，惠示至尊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谨罄庸管，恭览圣制，声溢金石，理洞渊泉，义贯六爻，言该三世，足使僻学知宗，迷途识反。弟子生幸休明，身叨渥泽，复得倾耳天上，拭目神藻，凫忭之诚，良无纪极。猥惠颁逮，铭跃惟重。弟子王琳答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王锡

锡字公嘏，琳第二子。天监中为国子生，除秘书郎，历太子舍人洗马，封永安侯，除晋安王友。普通初转中书郎，迁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中，去职，时年二十四。中大通六年卒，赠侍中，谥曰贞子。

宿山寺赋

脂车秣驷，薄暮来游，入界道而辽朗，息祗树而淹留。惟基构之所处，实显敞而高居；延层轩之迢递，属广庑之踟蹰，差绣栭而反宇，列缇柱而承隅。尔乃陟飞陛於峻帔，登步櫩於绝顶。既中天而升降，亦攀云而游聘，宇阴阴而怡旷，阶肃肃而虚静。朗华锺之妙音，曜光灯之清影。其房则开窗木未，浮柱山丛；引含光之澄月，纳自远之轻风，因明兮目极，凭迥兮望通，平原兮无际，连山兮不穷。识生烟於岫里，眄列树於岳中，树陵危而秀色，烟出远而浮空，情迢遥於原野，心放旷於帘栊，夜悠悠而何期，露瀼瀼而渐落。玩一叶之流萤，聆九野之鸣鹤。盥泉兮藉芳杜，入谷兮佩滋兰。静啸兮疏烦想，独往兮恣游盘。信一致之易息，岂万物之能干？就薄帷而安夜寝，乃高枕而极星阑。〈《广弘明集》二十九上〉

王希聃

希聃，天监初庐陵太守。

奏闻获铜瑞敛

薄伐凶丑，而龙渊耀质，凶奴将灭，白旗表徵。〈《御览》三百四十二引《梁书》，天监五年，庐陵太守王希聃於高昌县获铜瑞敛二口，以闻云云，案今《梁书·武帝纪》，天监五年四月丙申，庐陵高昌之仁山获铜敛二，不载王希聃奏，梁中书郎谢吴有《梁书》一百卷，《隋志》仅存四十九卷，《御览》所引，盖谢吴本也。〉

张缅

缅字元长，范阳方城人，武帝舅弘策子。天监初袭丹阳县侯，起家秘书郎，历淮南武陵二郡太守御史中丞，卒赠侍中，有《晋书》钞三十卷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寻三世萧然，二果昭著，安可惑六尘而不晓，迷五途而长没。以为形谢神灭，骸亡识朽。此外道之邪见，岂可御瞿昙之正法？所谓轻尘一旅，敌堂堂之锋，辄驰驽骀，与骐骥而并行。恐长劫有尽，领虫方至，一身死坏，复受一身。精神无异，人畜随缘，《涅槃》明文，瑞应高说。主上圣照幽深，镜察潭远。譬两祭而知不灭，喻妄作於背亲；义随八引而舛入，言比性道而难闻。弟子少游弱水，受戒樊邓，师白马寺期法师，屡为设生死之深趣。亟说精神之妙言，尔来归心，绝此疑想，复睹斯判，益破魔徒，非但闻觏於今，方欲结缘於後。徒知归信，暗比求名，猥惠沾示，深承眷笃，弟子张缅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陆琏

琏，里系未详，武帝诏修五礼，以琏及贺　、严植之，明山宾、沈宏为五经博士，有《军礼仪》注一百九十卷，录二卷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琏白，逮告，垂示敕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伏读天旨，照镜尘蒙。弟子门宗三宝，少奉道训，虽诚归至教，识暗玄津。谨寻内外群圣，开引殊文，如来说三乘。以标一致，言二谛以悟滞方。先王铨五礼以通爱敬，宣六乐以导性灵，或显三世以徵因果，或明神感以验应实，岂可顿排神源，永绝缘识者哉！若然，则善恶之报虚陈，祭敬之设为妄，求之情理，其可安乎？而昧惑之徒，尚多偏执。是以圣明玄览，游神妙门，动言出理，皎若朝晖，发文显证。朗如宵烛，顿足开建愚昏。忭 匿信凡鄙者也。伏习诏旨，综检心源，谨裁还白，不宣忭舞。弟子陆琏呈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沈宏

宏，吴兴武康人，天监初五经博士，有《春秋经解》六卷，《春秋文苑》六卷，《春秋嘉语》六卷，《春秋五辨》二卷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弟子宏稽首和南，辱告。伏览敕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夫惟机难晓，用晦易昏，自非凝神斯鉴，探颐斯朗，岂能拯重雰於有惑，岂能运独见於无明？窃惟大圣御宇，上德表物，垂法云以湛润，开慧日而增晖，远比溟海，近譬井干。粤今遂古，孰能识乎此焉！至如经喻，雀飞瓶在，火灭字存，礼云非类弗歆，祭乃降祉。且梦兰以授郑穆，结草以抗杜回。凡此群列，不可悉纪。又五道递往，六度同归，皆神之显验，不灭之幽旨。但郄克ε足，岂从邯郸比踪？卢敖捷至，宁与若士齐迹。今仰坠五藻，俯逮阐提，所谓若披重雾以攀合璧，出幽夜而眄烛龙。短绠爰汲，望澜觇海，实欢喜顶戴。若无价宝珠，沈宏顿首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颜缮

缮，天监初累迁光禄勋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猥枉明诰，颁述敕旨，审神不灭，以答臣下。理据萧然，表里该妙。所以慧现独宣，舟梁含气。夫目所不睹，帷屏为隔，耳所不闻，遐迩致拥，不得以不闻不见，便谓无声无物。今欲诘内教，当仗外书，外书不殊，内教兹现。《书》云：「魂气无所不之。」佛经又曰：「而神不灭。」既内外符同，神在之事，无所多疑。疑其灭者，即蜉蝣不知晦朔，蠓蛄之非春秋，宁识大椿之永久，日月之无穷。主上圣明超古，微妙通神。三世之旨有证，孝飨之理斯光，苍生管见，已晦而复晓，晚俗沦冥，既迷而更悟。弟子宿植逢幸，预从餐道，投心慈氏，归敬诚深。惟孱来缘可期，载怀凫藻而已，弟子颜缮吴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孙挹

挹，天监初为仓部郎中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，惠示敕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伏奉欣仰，喜不自支。夫江海渊旷，非井蛙所达；泊然入定，岂外道能干。故一毛不动，则众邪退散，舟航既济，而彼岸斯登。圣后体蕴二仪，德兼三代，抚灵机而总极，秉上智以调民。发号施令，则风行草偃；临朝尊默，而化动如神。隆五帝以比踪，超万劫其方永，犹复震金声於指掌，降妙思以发蒙。理既仰而方深，趣弥钻而逾远，均宝珠於无价，齐莲华之不尘。孝敬被乎群黎，训范侔於先圣，蚑行喘息，同识斯欢，翱飞蠕动，共陶兹庆。班告来临，用深荣荷。谨顶受书绅，永启庸惑。弟子孙挹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刘洽

洽，天临初太子中舍人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，奉觌敕旨所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伏披素札，仰瞻玄谈，文贯韶夏，义测爻系，衰括经典，牢笼述作，弘彼正教，垂之方简，希夷卓尔，难得而闻。斟酌贤圣，剖破毫发，兼通内外之涂，语过天人之际矣。自非体兹至德，思与神会；岂能深明要道，人知企及。谨书诸绅，永以为佩，泠乎既人，照若发蒙，比故修诣，共伸讲复也。弟子刘洽顿首呈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王仲欣

仲欣，天监初为建康令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仲欣白。辱告，惠示诏所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伏读渊丽，忭不胜跃。皇帝睿性自天，机神独远，五体外照，三明内映。金轮徐转，则道济八弦；玉瓒既陈，则孝隆七庙。开慧日於清汉，垂法云於大千，如在之义，重阐兹晨。常住之明，永证来劫。故以德冠百王，声高万古。弟子栖心法门，崇信大典，舞蹈之诚，独深凫藻，王仲欣和南。〈《

弘明集》十〉

沈绲

绲为豫章王功曹参军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绲和南，弟子窃以为交求之道，必取与为济，至於渎蒙不告，则空致憧憧。傥鱼之观，殆将可息，所以自绝　　受，崇深莫窥，诚自愧也。徒以暗识因果，循循局诫，冀履霜不退，坚水可至耳。而法师弘心山薮，幸能藏疾，虽未升堂，遂招以法流。杜夷云：召渴马於漉泉，不待鞭策而至矣。垂示上答臣下《神灭论》，晨宵伏读，用忘疲寝，构斯法栋，导彼迷流，天属既伸，三世又辨，鬼神情状，於焉可求。然谓海实广，广孰能知？谓天盖高，高不可测。圣论钩深，旨超系表，蒙情易骀恧能是，空铭末示，终愧钻仰。弟子沈绲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张翻

翻，天监初扬州别驾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辱告：伏见敕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盛旨穷机，微言合道。生知出六儒之首，自然该千圣之外，至如感果之规，理照三世，孝飧之范，义贯百王。妙会与春水等释。至趣若秋旻共朗，足使调阐变情，桀跖移志，反浇风於遂古。振淳波乎方册，英声茂实，粤不可尚。法师精理之秀，擅高日下，俱沐圣化，独游神明，深鉴道蕴，洞识宗途。弟子昔闻师说，悟太傅之旨，今偶昌时，奉不灭之训。信以照晰希蒙，纾洗尘盖，足蹈手舞，言象岂能胜。张翻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郭祖深

祖深，襄阳人。武帝初起，以客从。後随蔡道恭在司州陷北，还为长兼南梁郡丞，徙後军行参军，擢为豫章锺陵令员外散骑常侍。普通末为南津校尉，加云骑将军。

與棕诣阙上封事

大梁应运，功高百王，慈悲既弘，宪律如替。愚辈罔识，褫慢斯作。各竞奢侈，贪秽遂生。颇由陛下宠勋太过，驭下太宽，故廉洁者自进无途，贪苛者取入多径，直弦者沦溺沟壑，曲钩者升进重沓。饰口利辞，竞相推荐，讷直守信，坐见埋没。劳深勋厚，禄赏未均，无功侧入，反加宠擢。昔宋人卖酒，犬恶致酸，陛下之犬，其甚矣哉。臣闻人为国本，食为人命，故《礼》曰：国无六年之储，谓非其国也。推此而言，农为急务。而郡县苛暴，不加劝奖，本年丰岁稔，犹人有饥色，设遇水旱，何以救之？陛下昔岁尚学，置立五馆，行吟坐咏，诵声溢境。比来慕法，普天信向，家家斋戒，人人忏礼，不务农桑，空谈彼岸。夫农桑者，今日济育，功德者，将来胜因，岂可堕本勤末，置迩效赊也。今商旅转繁，游食转众，耕夫日少，杼轴日空。陛下若广兴屯田，贱金贵粟，勤农桑者，擢以阶级，惰耕织者，告以明刑。如此数年，则家给人足，廉让可生。

夫君子小人，智计不同，君子志於道，小人谋於利。志於道者，安国济人，志於利者，损物图己。道人者，害国小人也，忠良者，捍国君子也。臣见疾者，诣道士则劝奏章，僧尼则令斋讲，俗师则鬼祸须解，医诊则汤熨散丸，皆先自为也。臣谓为国之本，与疗病相类，疗病当去巫鬼，寻华、扁，为国当黜佞邪，用管晏。今之所任，腹背之毛耳。论外则有勉舍，说内则有云旻所议，则伤俗盛法，勉舍之志，唯愿安枕江东，主慈臣恇，息谋外甸，使中国士女，南望怀冤，若贾谊重生，岂不恸哭。臣今直言犯颜，罪或容宥，而乖忤贵臣，则祸在不测。所以不惮鼎镬，区区必闻者，正以社稷计重，而蝼蚁命轻。使臣言入身灭，臣何所恨。

夫谋臣良将，何代无之，贵在见知，要在见用耳，陛下皇基兆运，二十馀载，臣子之节，谏争是谁？执事皆同而不和，答问唯唯而已。入对则言圣旨神衷，出论则云谁敢逆耳。过实在下，而谪见於上，遂使圣皇降诚，躬自引咎，宰辅晏然，曾无谦退。且百僚卿士，甚少有奉公，尸禄竞利，不尚廉洁。累金积镪，侍列如仙，不田不商，何故而尔？法者人之父母，惠者人之仇雠，法严则人思善，德多则物生恶。恶不可长，欲不可纵。伏愿去贪浊，进廉平，明法令，严刑罚，禁奢侈，薄赋敛，则天下幸甚。谨上封事二十九条，伏愿抑独断之明，少察愚瞽。

都下佛寺五百馀所，穷极宏丽。僧尼十馀万，资产丰沃。所在郡县，不可胜言。道人又有白徒，尼则皆畜养女，皆不贯人籍，天下户口，几亡其半。而僧尼多非法，养女

皆服罗纨，其蠹俗伤法，抑由於此。请精加检括，若无道行，四十已下，皆使还俗附农。罢白徒养女，听畜奴婢。婢唯著青布衣，僧尼皆令蔬食。如此，则法兴俗盛，国富人殷。不然，恐方来处处成寺，家家剃落，尺士一人，非复国有。

朝廷擢用勋旧，为三陲州郡，不顾御人之道，唯以贪残为务。迫胁良善，害甚豺狼。江湘人尤受其弊。自三关以外，是处遭毒。而此勋人，投化之始，但有一身，及被任用，皆募部曲，而扬、徐之人，逼以众役，多投其募，利其货财。皆虚名上簿，止送出三津，名在远役，身归乡里。又惧本属检问，於是逃亡他境，侨户之兴，良由此故。

梁兴以来，发人征役，号为三五。及投募将客，主将无恩，存衅失理，多有物故，辄刺叛亡。或有身殒战场，而名在叛目，监符下讨，称为逋叛，录质家丁。合家又叛，则取同籍，同籍又叛，则取比伍，比伍又叛，则望村而取。一人有犯，则合村皆空。虽肆眚时降，荡涤惟始，而监符犹下旧日，限以严程。上不　任信下，转相督促。台使到州，州又遣押使至郡，州郡竞急切，同趣下城。令宰多庸才，望风畏伏。於是敛户课，荐其筐篚，使人纳重货，许立空文。其百里微欲矫俗，则严科立至，自是所在恣意贪利，以事上官。

请断界首将生口入北，及关津废替，须加纠擿。

庐陵年少，不宜镇襄阳，左仆射王暕在丧，被起为吴郡。曾无辞让。请复郊四星。〈《南史》七十郭祖深传，帝溺情内教，朝政纵弛，祖深舆榇诣阙上封事，其略云云。帝虽不能悉用，然嘉其正直，擢为豫章锺陵令。〉

何僩

僩字彦夷，东海郯人，位至台郎。

拍张赋

东方曼倩发愤於侏儒，遂与火头食子，禀赐不殊。〈《南史》三十三《何逊传》〉

何逊

逊字仲言，僩从兄子，宋御史中丞承天曾孙，州举秀才，天监中为奉朝请，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，随府迁江州，还为安西安成王参军兼尚书水部郎，除仁威庐王记室，复随府江州，有集七卷。

穷乌赋

嗟穷乌之小鸟，意局促而驯扰，声寓物而知哀，翮排虚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作「空」〉而不矫。绝侣於霞夕，听翔群於月晓。既灭志於云霄，遂甘心於园沼。时复抢榆决至，触案穷归，若绝气而自堕，似惊弦之不飞，同鸡埘而其宿，啄雁稗以争肥，异海鸥之去就。无青鸟之是非，岂能瑞周德而丹羽，感燕悲而素晖。虽有知於理会，终失悟於心机。〈《初学记》三十，又略见《艺文类聚》九十二。〉

与建安王谢秀才笺

州民泥途，何逊死罪，即日被板，以民充年秀才，民谢声□□□，非关右月旦□□□名谁录。睹物托兴，乏澹雅之才，□□□文，岂飘然之作？伏惟大王殿下，令闻令望。迈楚逾河，好德好士。云归海赴，若夫选重雄州，望隆观国，必使声高後进。德继前修，民学异扣钟，辨惭炙輠，将以允应贡选。待问金门，上第甲科。既惭仿佛，管窥锥画。弥畏友朋，恩荣忽贲。固请无涯，便当妄忝鲁服。滥同齐吹，战荷屏营。忻惶共色，不任下情，谨奉笺以闻。

为孔导辞建安王笺

士实涂泥，美非竹箭。昔逢际会，忝申名质。悠悠汉水，独鹜轻舟。虽慕义如归，而暗投多惧，遂礼频上席，爱比後车。感此隆遇，久知轻死，轩盖出内，历念陪游，府朝升进，随事多幸。赐馀论於颜色，奉德音於宴和，藉此增荣，遂延缪价。今便除名，复足在宽，身非木石，恋同犬马，虽朝夕曳裾，无违接侍，而职务一离，有同宾客，瞻阶下拜，屑涕无从，永言僚故，载怀罔已。颉颃之禽，惭悲於出幕，蒙茸之兽，结志於首丘。

为衡山侯与妇书

昔人邀游洛汭，会遇阳台，神仙仿佛，有如今别。帐前微笑，涉想犹存，而幄里馀

香，从风且歇。掩屏为疾，引领成劳，镜想分鸾，琴悲别鹤。心如膏火，独夜自煎，思等流波，终朝不息，始知萋萋萱草，忘忧之言不实，团团轻扇，合欢之用为虚，路迩人遐，音尘寂绝，一日三秋，不足为喻，聊陈往翰，宁写款怀。迟枉琼瑶，慰其杼轴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三十二。案前明张弦所刻集本有《七召》，张溥本从之。《七召》出《文苑英华》三百五十二，在简文帝《七励》之後，无名氏前，不言何逊作，叶绍泰又编入《昭明集》，皆无所据也，今入梁阙名类。〉

徐绲

绲，天监初历黄门郎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绲和南，辱告，并逮示敕答《神灭论》。伏览渊旨，疏心荡累。窃惟希夷之本难寻，妙密之源莫睹，自非上圣，无以谈其宗；非夫至睿，焉能导其极。皇上穷神体寂，鉴道居微，发德音则三世自彰，布善言而千里承响。诚叶礼敬，义感人祇，理扇玄风，德被幽显，悠悠巨夜，长昏倏晓，蠢蠢愚生，一朝独悟。励鹿苑之潜功，澍法流於日用。鸿名永播，懋实方驰，迷滞知反，沦疑自息。弟子归向早深，倍兼忭悦，辄奉以周旋，弗敢云坠。但蠡测管窥，终怀如失耳。徐绲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。〉

王靖

靖，天监初为公论郎。

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

垂示圣旨答臣下审《神灭论》。伏惟至尊，垂拱岩廊，游心万古，居无弃日，道胜惟机。爰访群下，恢弘孝义，睿藻渊玄，理深枢极。自非聪明睿齐之君，就日望云之主，岂有剖判冥寂，明章雅论，阐大圣於须臾，定俗疑於俄顷。非惟理测宸衷，亦乃义切臣子。含和饮憓之邦，衣裳道素之域，莫不倾首仁泽，沐浴唐风。弟子江淮孤身，不学无术。虽复从师北面，一经不明，纵忆旧文，岂伊仿佛？五经纷纶，事类弘博。神明之旨，其义多端。至如金石丝竹之响，公旦代武之说，宁非圣旨，且祭义而谈，尤为显据。若论无神，亦可无圣。许其有圣，便应有神，理且炳然，岂容寂绝？弟子所见庸浅，无以

宣扬至泽。既涉访逮，辄率所怀。弟子王靖和南。〈《弘明集》十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